



YIMANTIANXIN WORKS

◎作品

月满天心

以你之姓， 冠我之名

YINIZHIXING
GUANWOZHIMING

民国才子原配夫人的
跌宕人生

无悔，便可无畏，无怨，便可无伤，
无惧，便可从容，无赖，便可强大，
无情，亦能长久！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6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以你之姓，

冠我之名

民国才子原配夫人的
跌宕人生

月满天心
◎作品

YIM WING TING'S WORKS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以你之姓，冠我之名 / 月满天心著. 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3. 11

ISBN 978-7-5108-2436-4

I. ①以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71507号

以你之姓，冠我之名

作 者 月满天心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10毫米×1120毫米 32开
印 张 8
字 数 110千字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436-4
定 价 28.00元

目 录

徐文淑——

得不到爱，尊重也是一直平衡 · 001

张幼仪——

情场失败者，人生大赢家 · 013

吴弱男——

宁可活在梦里，也不要活在阴影里 · 027

张兆和——

爱到终点始知味 · 037

王明华——

冷雨敲窗红烛冷 · 049

朱安——

等待幸福从天而降 · 061

江东秀——

婚姻的裁剪师 · 075

于凤至——

一场错爱到白头 · 089

李惠仙——

亦姐亦友亦妻 · 103

何震——

超越时代和命运的痴情女子 · 115

廖翠凤——

好婚姻的基础不是源于善变的爱情 · 127

陈心——

有一种男人有害健康 · 139

卢慕贞——

被历史风烟吹散的婚姻和情感 · 151

杨步伟——

大女人的小生活 · 163

孙荃——

当婚姻遭遇坏人品 · 175

张琼华——

爱情很短，人生很长 · 189

俞蓉儿——

嫁了一个不回家的人 · 201

唐笈——

也同欢乐也同愁 · 213

毛福梅——

男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· 227

羽太信子——

把婚姻当成生意做 · 239



徐文淑
——
得不到爱，
尊重也是一直平衡

关键词：端情

原配夫君张恨水：

张恨水(1897年5月18日—1967年2月15日)，原名心远，著名章回小说家，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。作品情节曲折复杂，结构布局严谨完整，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。更以作品多产出名，他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，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，其中绝大多数是中、长篇章回小说，总字数近两千万言，堪称著作等身。以《春明外史》、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啼笑因缘》、《八十一梦》四部长篇小说为代表作。

张恨水一生写情，鸳鸯蝴蝶，风花雪月，这一切，似乎都和徐文淑这个原配夫人无关。他们之间无情无恨。

徐文淑原名徐大毛，出生在安徽潜山源潭铺徐家楼，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小乡村。父亲是私塾先生，世居乡村，生计平凡。父亲并没有教她读书识字的想法，所以，虽然近在咫尺，徐大毛与文字失之交臂，这多少也造成了她日后婚姻的枯寂。

潜山有著名的胭脂井，传三国时期大乔小乔常常对井梳妆，胭脂落井，长久之后，井水便如胭脂。生长在此地的徐大毛却并没有借到传世美女的半点灵气。她生得不好看，没有如雪肌肤，也不具备花容月貌，身材平庸，气质村野。若嫁普通庄稼人，会是位好妻子，健康、贤惠，善良、勤劳、知足。可是因缘际会，她嫁了回乡暂居，文采风流的张恨水，注定成为他身后一抹灰色的印记。

徐大毛嫁张恨水之后，张家人觉得这名字太简陋，由张恨水的妹妹给嫂子改名：徐文淑。

徐文淑，说到底是张恨水或者张家一个美好的愿望：愿她文采斐然，淑德飘逸。

张恨水少年就文艺，爱幻想。喜欢《聊斋》，痴迷妖狐女鬼——那些女子，美貌风流，痴情绝恋。于是，便幻想自己是那穷困不得志的书生，每每深夜挑灯夜读，焚香沐浴，撤掉通向楼上书房的梯子，为的是清静无人打扰，又不影响美貌狐女飘然而至。

结果自然是失望。这样的等待，就算过上一千年，也不能如愿。后来，张恨水便幻想娶妻如此，就算不能流传一段佳话，也求个红袖添香的风雅。

他最喜欢用八个字形容女子：荷粉露垂，杏花烟润。

张恨水爱做梦，幻想才子佳人，可是命运多么随机，将徐大毛安排给了他。

有些矮胖的徐大毛，和这八个字不沾边儿，自然也没有《聊斋》中诸女子的灵气美貌。所以，张恨水第一次面对她，深深失望到绝望的眼神，已经注定了徐文淑一生婚姻和情感的走向，必定孤寂、空落。

二

张恨水本来就反对包办婚姻，但碍于母亲的苦苦哀求。母亲的办法很简单，娶一房妻子，就安抚住了儿子的心，他就不会心浮气躁，整天想着出门去闯荡。如果张母知道儿子日后会因妻子而出走，肯定不会害人害己，死活

将徐文淑娶进家门。她随便嫁一个无名之人，也能得一世夫妻烟火之实。

张恨水对母亲的妥协是订婚也行，但是要亲自相看，绝对不接受完全包办。母亲答应，带着他去相亲，见媒婆远远指向的姑娘眉眼清丽，青春灵动，心里十分喜爱，便默默答应下来。

直到洞房花烛夜，掀开红盖头，张恨水才猛然一惊，面前的新娘子哪是相亲的女子？相貌平凡，眉眼木讷。

那一夜，徐文淑独守洞房，望着大红的幔帐和喜字，寥落的烛影，泪水和烛泪一起滴落。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已经遭到了夫君的厌恶。对才女佳人的渴望，媒人掉包计给张恨水带来的反感，他也一并算在了新婚夫人的头上。

张恨水很久之后才勉强在母亲的央求下跟她圆房。

徐文淑十六岁嫁给张恨水，六十岁去世。中间这几十年的时光里，虽然顶着张夫人的名头，情感上却大多是空白，他根本不想见她。

张恨水后来写了一篇散文《桂窗之夜》，回忆他和徐文淑的新婚生活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月圆之夕，清光从桂隙中射上纸窗，家人尽睡，予常灭灯独坐窗下至深夜。

夜深了，男人不愿意进房跟她同眠，宁愿坐在窗前看月。无数个这样的夜晚，徐文淑走在空寂的房间里，一灯一影一人，月色如水，人心却如沸。大好的青春年华，像

水一样流走了。她没有做过才子佳人的梦，也不懂什么红袖添香，她的愿望就是夫妻相守，生儿育女。如今，她只能偷偷望着他的背影，不但走不进他的心，连靠近他都莫名害怕。

就是这样有距离的婚姻生活，也没有持续太久。新婚几个月，张恨水便外出漂泊，一走就是四年，除了春节从不回家。徐文淑便只有在春节那几天能见上丈夫的面。远远的。

徐文淑不怨不疏，对待婆婆小姑子小叔子，都很好，挑起整个家的大梁，照顾家人无微不至。好年华不是用来抱怨的，而是用来经营的。徐文淑无力经营自己的感情和婚姻，她和张恨水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大到根本没有一条路，可以让感情通过。但是，她可以经营亲情，播撒良善，博得贤惠名声。这名声在新潮女子看来是虚妄的，在徐文淑这样一无所有的女子来说，却是神圣而让人满足的精神财富，这是她生命的色彩。

亲戚们和邻居，无不为徐文淑的善良和贤德叫好，只有张恨水对这一切听不见也看不见。爱情不是用感动换来的，她做的，好像与他无关。

她没有心机，没有美貌，没有才华，也没有家世。在张恨水的光芒下，如一粒雪花，很容易就会化掉成尘。她所做的，就是用贤惠努力保留生命体验和存在感，保持一点晶莹柔亮。

张母对这个儿媳有歉意，也很喜欢她，就不断地求张恨水要善待他，并给他讲娶妻娶德不娶色的道理。

张恨水再次听从母亲的劝说，回家的时候便尽量跟妻子在一起，直到她终于怀孕，才算完成任务。

徐文淑生下一个女儿，却不幸夭折，她的爱情和婚姻，一开始就像在吹肥皂泡泡，眼看着一个色彩斑斓的梦升起来了，瞬间却碎了。碎了怎么办，再吹第二个。

三

徐文淑得到了张家所有人的喜爱，婆婆几次流泪相求，求儿子善待她，小姑子为了她能赢得哥哥的心，教她读书写字，希冀她能跟哥哥比肩。

然后一切都像一个幻象。四年后，张恨水稿费丰厚，在北京买下大宅子，将全家都接到北平。

北平，是徐文淑真正梦碎的地方。

此时，张恨水已经另娶了胡秋霞，并生了一个女儿。有了胡秋霞后，他更是从不去她的房间。

从此徐文淑的婚姻生活，分成两个部分：白天，和婆家人相处；晚上，和自己独处。

徐文淑依然保持本性，对胡秋霞没有一丝敌意，善待她，忽视她给自己带来的人生致命荒凉。胡秋霞和徐文淑

不分妻妾，地位相等。甚至，在张恨水心中，胡秋霞才是妻子，徐文淑不过是母亲要来的保姆。

在北京，张母再次为徐文淑求情，求儿子给这可怜的儿媳一个孩子，让她后半生有个依靠。张恨水听命，徐文淑第二次生子。这次生了一个儿子，然后天不从人愿，这儿子又夭折了。

儿子去后，张恨水来到母亲面前，长跪不起，给母亲磕头谢罪。张母暗暗垂泪，叹气徐文淑薄命。张恨水对徐文淑，从娶、生女、生子，皆是应母亲所求，如今他完成任务，从此便不再进徐文淑的房间了。

徐文淑在大家庭里，过着特殊的单身生活，有丈夫，也似无丈夫。再没人理会那许多个一个人的午夜是如何度过的。

她亦收敛着所有的喜怒哀乐，所有的一切她都接受。在胡秋霞和张恨水恩爱的眼皮子底下，她照顾婆婆，督促小姑，甚至，将胡秋霞的孩子视如己出。

1928年，胡秋霞生下儿子张晓水，生下来浑身冰冷，不会哭。徐文淑将他抱在怀里，用自己的体温暖着这个小生命，直到他发出第一声啼哭。

徐文淑睡在张恨水和胡秋霞的隔壁，晚上，他们听不到孩子的哭声，徐文淑却听的到，只要晓水一哭，她就急忙披衣起床，到隔壁隔窗去喊：秋霞，孩子哭了。一次，晓水在隔壁掉在地上，徐文淑听见，急忙跑过去敲窗，并

对胡秋霞说：你真是个孩子！让你这个大孩子带两个小孩子，也实在是太为难你。我反正没什么事情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今后，把大宝、小安子交一个给我带吧。

如母也如姐姐，这就是徐文淑对待情敌的态度，甚至是有爱怜，嗔怪的。

胡秋霞乐得清静，将晓水放心交给徐文淑，从此，她专心照顾晓水，像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。

徐文淑在北平过了十年。十年的独身生活，十年也都在照顾胡秋霞的孩子们。

十年后，张恨水将母亲妻子儿子一家人都送回安徽老家，徐文淑依然挑起张家的大梁，上下都照顾到。后来胡秋霞返回北平，她就一个人留在老家照顾婆婆。张恨水敬她对张家的付出，从来不吝生活费，每月给她寄钱，她使用这些钱买了田地。后来土改时，这些地惹了麻烦，徐文淑被划成地主批斗。她逃离老家，住到安庆去，张恨水依然每月不间断给她寄生活费。

此时，徐文淑已经年过五旬，年华像树叶一样，脆弱，凋零。这些年，张恨水除了寄钱，只去看过她一次。他们之间，除了一纸冰冷的婚书，竟然没有任何维系了。没有孩子，也没有恩情。张恨水对她，只剩了一层尊重。就是这尊重，又支撑起了她的晚年。

晚年，婆婆去世，弟妹成家，晓水也长大了，她似乎失去了作用，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余下时光。于是，开始吃

斋念佛，看一些简单的佛经，以此度日。

好不容易得来的两个孩子都夭折，她将张晓水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来爱，时刻想着他。1958年的某一天，她上街给张晓水寄信，信没寄走，却街头中风不治，很快就离开人世。失去知觉时，她艰难指指自己的衣兜，路人在衣兜里翻出了地址，那上面写着晓水的名字和地址，也是她最后的牵挂和留恋了。

一个鲜活的生命，如流星一样划过人间，撒手而去。十六岁之后便没有人陪伴，死时也是孤孤单单。

张恨水没有回去。张晓水日夜兼程，给她办了葬礼，洒泪离去。

死前，徐文淑将遗物两枚金戒指，分别送给胡秋霞和周南这两位情敌作为留念。她一生如枯井，却难免天真，因为没有得到爱也没有付出深情，便觉得可以结交丈夫的爱人成为姐妹。

是的，她为张恨水付出了一生，却没有付出真情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平等。

四

在北平的时候，张恨水又爱上另一个女子，周南。周南有才华，很符合他才子佳人的人生设计。他想娶周

南，周南却要他和徐文淑、胡秋霞离婚，不肯和她们共侍一夫。

胡秋霞和徐文淑不同，她愤怒、吵闹、砸东西，撕碎和张恨水所有的照片，还去找周南打架，将周南家的玻璃砸碎，将张家搅得鸡犬不宁。她彪悍地、不管不顾地捍卫自己的婚姻和爱情。

张恨水在她的闹腾中焦头烂额，想来想去：真离婚，徐文淑和胡秋霞就没有了依靠，要饿死的。又怕胡秋霞真的闹出事来，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。

徐文淑却从没有过这样的心思，他走便走，他娶便娶，他要怎样，她都选择顺从。

不是徐文淑不会闹不敢闹，她是没有底气闹——只有得到了或者得到过这个男人贴心贴肺的爱和温暖，女人才有底气闹。就像没有人敢对天子吃醋，杨玉环就敢，因为她得到过，她知道自己在男人心里是什么位置。胡秋霞知道，所以她闹得厉害。徐文淑也知道，所以，她选择敛气吞声，她闹不起，没有丝毫底气。

徐文淑一生都平静如水，从来没有表示过不平，也没有闹腾过，更没有丝毫抱怨。就算命运带着尖刀从她的面前划过，留下鲜血淋漓的伤口，她也只是悄悄停下来，自己疗伤，等待痊愈。然后便换上一副笑脸，继续生活。

张恨水沸腾了一个时代，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迷恋他的小说。徐文淑却清寂了整整一生，半分情爱和婚姻的

温暖也没有得到。但是，她得到了张家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，包括张恨水。他从没有间断给徐文淑寄钱，而且数目颇丰，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来感念她了。

1989年，张晓水又为徐文淑立了一块新墓碑，碑上刻有：张母徐老孺人文淑之墓。墓地背依青山，面临碧水。

一个女人的一生，风烟俱净，只留下了一块墓碑视为痕迹。

有一种女人，无缘轰轰烈烈甜甜蜜蜜，退而求得一世安稳也是好的。于是，她们修炼德行，安稳度日，将怨恨与寂寞一一化解，用善良、容忍，用贤德，纵然没有温暖，到底一世平安。

徐文淑最可贵的不是她的不争和善良，而是身处那样的婚姻，她并没有将自己活成一个可怜的、满脸蜡黄的弃妇。

徐文淑活得很通透，她不积怨，也不枯寂，除了爱情她用许多事支撑起了人生的鲜活和完满。同样是寂寥的一生，比起局促的朱安，她给人的感觉是端然大气，不可侵犯！

得不到爱，得到尊重也是一种平衡。

